

字跡

黑板上錯落著密密麻麻文字的篇章，從教室後方往前看去，一排一排振筆疾書的身影，正用力吸收著每一個文字的形貌與內涵，跟學生相處的時間越久，他們對於我的字體越是熟悉，一如老朋友般，沒有華麗的闊別相擁，卻是紅泥小火爐的自在相伴，從一開始的陌生抗拒，到鑲嵌成生活的一部分，一字一句，都是我們的情感厚度，一抬頭，底下幾雙好奇的眼睛，已躍躍欲試，儘管我的字跡，不夠瀟灑流暢，不是文氣浩然，註定無法成為讓人臨摹駐足的宋帖，你們仍等著，那稚嫩形體，一筆一劃慢慢寫下新的一行。

像是找藉口般，我努力告訴自己，沒有人可以用字跡定義一個好老師的價值，哪怕在抽屜深處，藏滿著我一本一本練習字跡的修整工程。

還記得小時候，連獨立的書桌都還沒有的日子，寄居人下的節奏，安靜得讓人不敢喘息，彷彿一個小哭鬧，伯父伯母的臉色就會瞬間崩塌。下班後的母親跟我，依偎在幾坪大的小房間，我們從不打開電視，就連對話也顯得零散而疏落，我心裡明白，母親在傾耳細聽門外的所有動靜，每一聲低語、每一句叨唸，直到加班晚歸的父親，輕敲房門，凝結的空氣，才如釋重負。那些年，父親特別常加班，或許是肩頭的重擔日益龐大，想帶妻女改變生活的想法越加迫切，父親常紅腫著雙眼就出門，夜闌人靜之際，才沉重而疲憊的歸來，等待的時間，漫長而惱人，沒有尾生抱柱信的浪漫，僅有的是房門外，毫不掩飾的笑鬧交談，以及時不時竊竊私語的猜測與恐懼。每當這樣的時刻，母親總會叫我倚著床沿，練習寫字，一筆一畫刻印著老師勾的圈詞與解釋，一字一句消磨著筆尖的不安與寂寞，我從未被教導過正確的握筆姿勢，就連筆畫順序，也是模模糊糊，就這樣跟著父母，依樣畫葫蘆，竟也寫過了好幾頁的童年。每一次作業的甲上是母親的期盼與目標，「字跡」在出身工人家庭的父母心中，像是一種血統證明，拿焊接器的粗糙大手，與纖細的原子筆，總是格格不入，擁有清新俊逸的字體，就已然寫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，字跡不能改變一個人的人格，卻標記了不一樣的身分。

有一段時間，我極度厭惡寫字，那時，搖搖晃晃的弟弟剛上幼稚園，領著注音符號的作業開始學寫字，家中的光景未變，改變的僅是經濟泡沫化的時代，讓父親辛苦打拼的股票投資，瞬間瓦解，讓可能改變的夢想被現實抽乾，只剩床鋪依舊狹小，略為抽長的身軀，倚著床沿，短短寫上幾個字，便覺渾身痠痛；只剩變本加厲的「血統」改造意識，在這樣拮据的時節，把我送進了書法補習班，一會兒顏真卿，一會兒柳公權，任黑墨塗滿了整個生活，母親聽旁人說，學過書法的字體，才能筆走龍蛇，父親盯著我的書法作業，反覆推敲，我明白自己提筆寫下的每一個永字八法，都該如同給大師測字般慎重，那橫豎點捺，一如人生未來的曲折交關，多一次的習帖，就是為女兒多爭取一次魚躍龍門的渺小機率。

但我卻不想寫了，帶點叛逆的心理，墨汁大點大點的滴落在宣紙上，從點到收，都顯得粗魯而野蠻，書法老師因這不文明的表現而震怒，拎著作業，便找母親控訴，言詞犀利，句句暗示著鄉下人的不合時宜。在作業中，偌大的字體，毫不客氣地碰撞著框限的九宮格，歪歪斜斜的字跡，找不到正統的路，生氣的母親「為什麼！為什麼！」的叩問，細長的藤條抽落在我的小腿，我沒有閃躲，卻也固執不願握筆，任憑斗大的淚珠，暈開了宣紙上的墨痕。房門外，我知道大堂哥已屆娶妻年齡，我們蝸居的狹小房間，早已成為別人生涯計畫的一部分，冷嘲熱諷成了伯父伯母明示暗喻的方法，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女兒，除了磨去了父母的斑斑黑髮外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還做了些什麼。

對那時的小女孩來說，比起字跡改造，我更想改造一個不用卑躬屈膝的生活處境。

某日，放學回家的午後，沉甸甸的書包，壓縮了母親仔細熨燙的白色制服，剛進家門，便直衝狹小房間的習慣，卻因客廳裡一幅和樂融融的畫面而退縮。剛上大班的弟弟，正坐在爺爺的懷裡，拉著他那雙總是用力推著我額頭，充滿斥責與怨懟的大手，一筆一畫，溫柔而細心地在寫字，看見我回來，孩子咧開了天真無邪的笑容，對著我炫耀的說：「我正在教爺爺寫字！」爺爺在日治時期，曾受過日本的高等教育，他那精明而嚴厲的神情，常令我畏懼，而如今卻慈祥地待在弟弟的小手心裡，重複書寫著フ、夕、口、亡幾個符號，時而，弟弟還會化身成為不假情面的老師，看著爺爺稍不專心，就用力拍打我那不敢輕易碰觸的手背，弟弟沒大沒小的說話口吻，令我心頭一緊，倒抽一口氣，卻只聽見爺爺唯唯諾諾的道歉，滿臉笑容。弟弟的字跡像極了爺爺，雖沒有長孫的尊榮，卻也是家族中最小的男丁，那時，小小年紀的女孩，並不知道性別之於整個家族的意義，只知道字跡確實會改變一個人的生活。

日子推移得很快，咬著牙，父親買了自己的房，拎著我走出了狹小的房間，自此，我的故事開始急速的延展，曾經一握筆，便被嘲笑不會讀書的女孩，翻過了一關又一關的聯考制度，曾經被看作工人家庭的命運，也找到了自己發光發亮的舞台，講台上很多人猜測著我的父母也是教師，以為書香門第，才能妙語如珠，有時，笑而不答，是因為不知如何解釋，在數位化時代日漸找不到一技之長的父母，曾經拚盡了全力，盼我別遺傳他們的人生，「克紹箕裘」是什麼苦都肯擔的父親，最害怕的事。

現下，父親避之唯恐不及的事，約略只剩下手寫了吧！一點一滴的筆痕，都是記憶中的從前，在歲月的篩子之下，其實，很多的情緒早已沉澱，只剩難以抹滅的傷心，不曾遠離。那天，我外出不在，鈴響急切而嘈雜，電話那頭交代了許

多重要而繁雜的資訊，過度擁擠的訊息，讓年邁的他有些手足無措，匆忙之際，寫下的是最真實的樣態，聽說父親在我回家之前，反反覆覆的抄寫著自己記錄下的筆記，像一位雕刻師傅般，想在薄薄的便條紙上，創造完美的永恆。儘管如此，在我隨手拿起他的便條紙，塞進包包，轉身便要出外辦事之際，父親竟亦步亦趨的跟到了門口，欲說還休似地提醒我，便條紙不要讓外人看見，一句「做工人的字，不好看啦！」說這話時，父親寬大的肩膀，好像瞬間扭捏起來，一時之間，我的眼角竟有些酸澀，這麼多年來，人事不斷更迭，往事來回遷動，就唯獨我的字跡一如往昔，與他最為相似，錯誤的筆畫、不美觀的比例、不瀟灑的形貌，還是小時候，蝸居在父母身旁的那個樣子，不夠雍容華貴，害怕被品頭論足，然而，也正是這樣的字跡，陪著我走過了生命裡的黑暗面，擁抱了那個曾膽怯而恐懼的女孩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字跡的差異開始彰顯在競爭舞台的高度落差上，我也曾有過瘋狂習字的慌亂時刻，選修了書法，磨過了墨，甚至拿起了小學生專用的硬筆字帖，一筆一畫，從頭來過，像是一種叛逆、一種羞赧，想把某些歲月抹滅，把某些人事遮掩在記憶的角落，並時時提心吊膽著，那個曾經不受喜愛的小女孩，會重新阻礙人生行進的腳步。但是更改字跡，甚至比重新學習寫字更加困難，我努力了幾年，試圖與往事切割，也漸漸和家人疏離，日益豐富的生活圈，刻意偽裝的光鮮亮麗，並不能改變長久以來烙印的痕跡，筆記上的字跡仍清晰可辨，就像是最便利的親子鑑定儀，清楚的告訴我有些羈絆從未改變，一如我們對於字體的自卑、對於守護家人的執著。

就連剛出來教書的幾年，黑板上的字跡，仍是吞噬我的可怕夢魘，我束縛於「國文老師」的刻板印象，在意著台下不假修飾的質疑眼光，猶如父親想把自己的文字遮掩起來，每天放學後，我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裡，在空蕩蕩的黑板上，努力塗塗改改著那些直觸心底的過去，那些笨拙的、不被在意的歪斜筆跡。這樣的日子，鋪滿了厚厚一層的粉筆灰，而反覆練習的白色的字跡，也呼應著生活驟變的白色床單、白色病床、白色的急診室，這幾年僅剩禮貌問候的爺爺，穿上了白色的病人服，我這才注意到那年過七旬的頭髮已花白，他坐在病床上，兩眼空洞，看護費力的為他翻身、修剪指甲，那曾經的一手好字，如今已飄零顫抖，那個在記憶中眼神銳利的爺爺，如今變得脆弱，連一張薄薄的診斷書，都無力攫取。聽診器裡傳出的篤篤心跳，其實很恐懼，他們說情況危急，必須立刻開刀，他們說狀況不樂觀，就連開刀也只有幾成機率，病床上，爺爺的嗎啡劑量越來越重，而痛苦的表情也越加深刻，就開刀吧！與其棄守，不如跟死神拔一次河，眾人七嘴八舌地討論著，一會兒談起偏方，一會兒悄聲的說著遺產，卻沒有人挺身而出，勇於接下醫院遞來的開刀同意書，文件上，空白的家屬簽名欄，孤零零的，倒映著眾人眼神的撲朔迷離，生命的重量過於沉重，再深的愛也難以義無反顧。

我不知道爺爺在進入手術室前作何感想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家族中，最不成器的兒子，為他簽下生命最後的代言。父親簽名的神情很凝重，彷彿學生時期被叫到台前訓斥的場景，儘管他故作鎮定，但字跡總洩漏了他心底的秘密，那輕微的顫抖、一點的遲疑，全都表現在簡短的筆跡墨色間，最終，爺爺排斥了一生，睥睨了半輩子的字體，卻在他生命的尾聲，陪著他走過旅途的最後一程，給了他向命運奮力一搏的機會。手術的幾個月後，爺爺還是迸發感染辭世了，某個他仍清醒的午後，我曾帶著大大小小的學生作業，與他相伴同一道和煦的陽光，紅色的簽字筆，將我字體的粗糙與稚氣更加顯露出來，爺爺專注地看著我的每一次書寫，反令我心頭一緊，想倉皇逃出，然最後他只是雲淡風輕的道了聲「加油！」，便翻身睡去，像是遲了好幾十年的和解，所有的時間靜止在當下，令我不知如何回應。

後來，每當我在學生的作業本上，寫著鮮紅的「加油」二字時，總會想起那天的陽光，透過窗簾照耀在爺爺的臉上，那段時間因治療而蒼白的肌膚，難得紅潤起來，我在他沉沉睡去的五官中，找到了從未見過的溫度，一如手寫的文字與機械的不同，沒有更漂亮，也不是更工整，但卻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感覺，難以切割的生命連結。

字跡或許就是這樣吧！不管童話故事中的湖水女神是否為真，我們總是一筆一劃，堅持在墨水中投入自己珍惜的所有，以換取一個誠實的樣貌，從而接受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受傷了，也仍舊不放棄書寫。